

雲的飄逸、紗的溫柔

天空無邊，雲朵飄逸

有一次，和洪麗芬到中部的馬場騎馬。

麗芬很會騎馬，我則是第一次騎馬，我剛騎上高大的黑馬，就看見她騎在白馬上奔馳遠去，她寬袍大袖的背影，在草原中逸去。

後來，我們坐在草原上看天空，天是無邊的靛藍，天是沒有框架的，也是沒有邊界的，由於沒有邊，常讓人忘了它的存在，

黃昏起風的時候，無心的雲出岫了，隨風的雲也沒有邊界，甚至沒有形狀，是隨意塑形的，由於無心隨意，常讓人覺得雲是自由、雲是自在，雲是飄逸。

與麗芬去騎馬，已經是二十幾年前事了，卻成為我生命中一次美好的定格。

希望人能像天空一樣無邊，像雲那樣飄逸。

一片樹葉就有整個世界的美

追憶似水年華，緬懷鑿金歲月，常使人想起一些神祕的經驗。

像走進白榕樹林，每一棵樹都生滿了氣根，高大而具體，但如果我們把手指圍成方格，不斷地推進樹幹或氣根，就能觀見樹皮那些美麗、細緻、抽象的紋路。

像路邊撿拾到一片半枯的楓葉，將眼睛調成放大鏡模式，把楓葉的豔紅與枯褐放大成一面窗，就會在背光中看見一片樹葉中有抽象、和諧優雅、動人的花紋。

一片樹葉就有整個世界的美，一片白榕林中就涵容了大千的無限，使人想起「一念心清淨、處處蓮花開；一花一淨土，一土一如來」的詩偈。

有一段時間，我和洪麗芬都住在安和路，只隔了一個路口，我們每星期都會聚餐，我們談的都是一些美的經驗，創作的想法，藝術的嚮往，很少談到生活的瑣事。

我最懷念的是，她每次燉雞湯，都會裝一碗提來給我，我到現在還記得那雞湯的滋味，滋味如此鮮美，是來自友誼的美好。

昔日安和遺憶，已經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。

驚奇不斷的朋友

麗芬與我有久遠深厚的友誼，但她生命的轉折卻常讓我驚奇。

我認識她時，她還在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科念書，青春貌美，卻有男子一樣的氣概。

不只對服裝有想法，對生活、美學都很有見地，燒得一手好菜。

她愛喝雙倍濃縮的義大利咖啡，常一飲而盡，不以為苦。

有一段時間，她的服裝事業做得很成功，我循著種滿姑婆樹的院子去看她，她親手打造一個鐵籠，把自己囚禁在裡面，原來她那一段時間著迷鑄鐵藝術，打造了許多沉重和巨大的作品。

有一段時間，她和朋友在藝廊開畫展，展出了她的抽象和撕貼的作品，引起了許多驚嘆。

現在偶爾在餐廳用餐，還會看見她的作品掛在牆上，只是很少人能聯想到兩個 Sophie Hong 之間的關係。

有一段時間，她喜歡做飾品，金銀銅鐵隨手隨興就能扭出一件作品，那些作品都有獨特的韻味，使人一見就能明白：許多東西都需要天份。

如果有很長時間沒見到洪麗芬，就要準備好更大的驚奇。

例如她已經在巴黎幾年，讀完書回來了。

例如她因推展台法文化交流有功，獲頒法國文化勳章。

例如她不只是服裝設計師，還是信鴿法文書店的負責人了。

例如有一個法國酒莊，以她的名字釀了葡萄酒。

例如她在巴黎大皇宮開了一家服裝店，並且辦了一場又一場的服裝展。

.....。

麗芬就是讓人驚奇不斷的朋友。

跨越框架與界限

三十幾年的堅持和修煉，似乎就是在等待與湘雲紗相逢的因緣。

洪麗芬有一次在香港看到湘雲紗，驚為天衣，開啟了她與湘雲紗二十年的旅程。

遇見湘雲紗，就像看見天空和雲，洪麗芬無邊的想像與自由的創作力都有了寄情。

穿過了白榕林與楓葉的脈絡，洪麗芬以湘雲紗跨過了具象和抽象、東方與西方、藝術與俗世的種種界限。

我常常覺得，洪麗芬的湘雲紗作品，每一件都可以當成藝術作品掛起來陳列。

甚至她手染的每一塊布都可以裁切襟袖，掛在牆上，成為一幅畫作。

這實在是了不起的成就！

若有人能跨越框架與界限，就能看見 Sophie Hong 的作品之美。

獨行者，必有獨醒

三十幾年來，我看著她一步步努力、一步步跨越、一步步追尋，始終堅持、永不懈怠。

每一思及，無不動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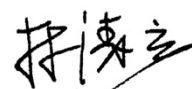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的成長，或著也是台灣文化成長的縮影。

三十年幾來，我把青春奉獻給文學創作，踽踽獨行。

三十幾年來，洪麗芬把歲月奉獻給服裝藝術，凌波獨步。

獨行者，必有獨醒。

她完成的每一件衣服，都是美好人生的一次定格。



Lin Ching-Hsuan

Writer / écrivain / 文學家 林清玄